

大学生政治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学校层面的分析

方 曦¹ 王奎明²

(1.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2.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上海 200030)

摘 要: 在我国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唯有了解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 才能在思政教育中做到有的放矢。基于全国规模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大学生的整体政治信任度处于较高水准, 特别是展示出了较高的制度自信。基于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 校内组织与人际关系认同、校园与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程度, 以及对校园管理的满意度和参与情况三方面均与政治信任度存在显著相关性, 由此通过增进校园中的组织认同与人际信任、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校内外实践活动、改善校园内的学习生活环境、开放学校重大决策与日常管理中的公共参与, 可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程度。

关键词: 大学生; 政治信任; 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8.01.006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改革前期社会红利的消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政治体制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引发的区域发展不均衡与社会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 公众的政治信任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冲击, 其最直接的表征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增多。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 从1993年到2003年, 国内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 2005年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7万多起; 2007年群体性事件数量超过8万起^①, 2014年达到17.2万起左右。由此可见在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 我国政府的政治信任的确受到了明显挑战。鉴于此, 对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及其机理进行深度研究, 剖析其内在结构和形态特点, 通过理清研究路径分析政治信任生成机制和演变趋势,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治信任修复逻辑, 已势在必行。

大学生历来是国内外社会群体政治信任的风向标, 自近代以来, 在国内外历次社会变革或重大事件中, 都可以看到大学生的身影。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 大学生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 能够接触到各种学术前沿观点, 对各种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更为敏感; 而且年轻气盛, 正处于思想中的感性色彩大于理性成分, 暂不为生计所累, 社会经验不足的人生阶段。以上种种导致相对

收稿日期: 2017-05-18

投稿网址: <http://shjx.cbpt.cnki.net>

作者简介: 方 曦,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

① 邵道生:《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社会科学报》,2009年2月26日。

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程度往往更不稳定,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成为带有对抗色彩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组织和参与群体。尽管此类运动往往由于大学生缺乏资本、权力等稀缺资源无疾而终或使主导群体发生改变,但由此引发的政治信任危机乃至动荡仍然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鉴于此,从学校层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其整体政治信任,增进其社会认同,而且对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重要意义。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而言,充分了解大学生群体政治信任的程度如何,是否对我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以及哪些因素和这一群体的政治信任具有相关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前提。这不仅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也是学术研究回归现实关怀的重要落脚点。因此,本文着眼于学校层面在回顾国内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政治信任的构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当前国内高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学生群体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指标;随后,笔者对国内六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清理和回归分析,以探究学校层面中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具体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政治信任相关研究回顾

政治信任研究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在政治信任的概念界定上比较一致,均使用“Political Trust”这一表述。其含义大多指公民、公众对于政治系统的信任或信心。如伊斯顿指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者政治系统将运行并输出与他们期望结果相一致的信念或信心(Easton,1965)^②。米勒和利斯塔格在研究中把政府信任描述为一种总体评价,是对政治体系具有回应性和愿意做正确事情的判断,甚至是在长期缺乏监督的环境中也是如此,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和价值取向对于政府的基本评价和认可(Miller & Listhaug,1990)^③。卢克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总统、国会、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整体回应,他同时指出虽然政府治理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公众的政治信任却一直在下降(Luke,2007)^④。赫瑟林顿和葛罗贝蒂认为,政治信任是对政府的心理取向,该取向代表人们对政府运作的规范性预期,可能会对政策偏好带来一定影响(Hetherington & Globetti,2002)^⑤。哈丁则认为信任某种程度上与征服有关,政治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关联性不大,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并非是一个主要因素,但一个政府应该使其公民间相互信任,这一点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如果政府官员及其机构想要从公众获得信任,那么他们必须从不辜负其被赋予的信任中获得利益,就如同个人能从不辜负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赋予的信任中获得利益一样(Russell Hardin,1999)^⑥。

国内学术界最早阐述政治信任概念是在 1989 年,闵琦指出政治信任是人们对其他政治活动者的一整套认识、信念、感情和判断,如公民政治态度的开放程度、政治宽容态度和政治合作

② David Easton,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③ Arthur Miller and Ola Listhaug,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of Norwa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3(July, 1990) pp. 357-386

④ Luke Keel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ynamic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jstor.org.

⑤ Marc J. Hetherington and Suzanne Globetti, "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Policy Pre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2, April 2002, pp253-275

⑥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eds., *Trust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精神等^⑦。张成福、孟庆存认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合理期待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合作的关系^⑧。吕元礼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与他人在一起时所感受到的开放、合作和容忍态度^⑨”。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政治信任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程倩所著的《论政府信任关系的历史类型》(2009),详细阐述了“习俗型、契约型、合作型”三种类型信任关系的生成、形态分析和历史发展,以及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本土构建路径。梁莹所著《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2010),通过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基层政府机关和社区的数据调查,用实证分析得出基层政治信任和社区自治互为正相关的结论。上官酒瑞在《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2012)一书中,系统而深入地对政治信任理论进行回溯研究,从政治信任规范、结构要素和政治功能、生成机制和信任流失、基本形态与张力结构、结构优化与信任政治几个层面全面阐述,并就政治信任研究的现实意义和中国逻辑进行展望。邱国良所著《信任的网络与逻辑: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2013),主要以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提出构建农民政治信任的重民生、保民权、强民主三方面思想。

回顾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从微观层面看来,政治信任作为一种个体政治心理的表现形式,主要源自:1. 个体周边的人际信任环境对其所属组织和社会的认同感;2. 个体对各种社会活动、公共事务的参与情况;3. 个体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其中个体所处的人际信任环境和对所属组织与社会的认同程度组成了人际信任和个体的社会信任,并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作为众多信任关系中社会化和复杂程度较高的一种信任关系,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人际信任和组织认同等相对基础的信任关系影响;其次,既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会左右其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理解以及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进而影响其政治信任^⑩。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其政治信任程度往往较高,但二者之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另外,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绩效既是自身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公民政治信任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⑪。从社会理性角度来看,理性选择路径中最直接的表征是政府在特定制度和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绩效,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⑫。最后,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也与其政治信任程度密切相关,随着个体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提升,其对选举、社区治理等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也会明显提升^⑬。

(二)既有研究的成果与局限评述

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已经在理论层面对政治信任的内涵与层次进行了充分界定。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层面的政治信任作为一种个体政治心理的表现形式,在层次上呈现出从基本的人际信任到社交信任,再到具体政治信任的递进关系。其中,基本人际信任主要包括个体对其所在组织和社会整体的认同程度,以及对周边人际信任关系的评价;社交信任主要包括个体通过社会交往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实践,在逐渐理解和认识社会与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信任关系;而具体政治信任则特指个体通过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或被动体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对具体政府组织和抽象政治

⑦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1页。

⑧ 张成福、孟庆存:《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⑨ 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315页。

⑩⑬ 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并:《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⑪ 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⑫ 熊美娟:《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6期。

制度等的信任关系。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在政治信任层次的划分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各社会群体对信任关系的感知方式和影响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由此研究特定群体政治信任,需要根据该群体的具体特征制定相关测量指标。

从国内学界来看政治信任研究仍处于从理论研究向实证研究的过渡阶段。换言之,尽管既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的内涵以及基本构成的理论论述已较为完备,但此类研究普遍缺乏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的实证检验。虽然现阶段已有部分学者开始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来检验分析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但以上研究主要从社会整体层面展开,而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包括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任研究更是较为有限。特别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信任形成过程和差异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将既有研究中关于农民、官员等社会群体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结论套用到当代大学生群体显然缺乏科学性。因此,想要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情况,结合既有理论和校园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广泛地收集数据,以尽可能地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框架建构

本项研究主要分析学校层面各特定因素对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具体影响,这就意味着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由政治信任和相关影响因素两方面构成。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可知,政治信任可分为:1.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2. 对政府部门的信任,3. 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三个层次;而个体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同样可被分为:1. 基本人际信任与社会认同;2. 社交信任;3. 具体政治信任三个层次。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而言,其政治信任的认知层面与其他社会群体差异相对较小,可以直接尝试既有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在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层面,考虑到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大多来自于校园这一特殊环境,有必要结合校园的实际情况将以上层面与大学生的具体认知进行匹配,并设计有针对性的分析框架。其中,在基本人际信任和组织认同层面,由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和组织认同主要来自周边人际关系和学生组织,本文将具象化为:对校园组织的认同以及人际信任环境;对学生群体而言,其社交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关系主要源自校园中的学生活动、志愿者服务以及由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所以本次研究以“校园及实践活动参与情况”代表学生的社交信任层面;政府绩效和公共参与等与具体政治信任相关的影响因素在校园生活中可大致类比为对学习生活环境的体验和对学校重大事项决策与日常管理活动的参与。有鉴于此,笔者将以上二者建立起相应的理论联系,并将其纳入分析框架。

综上,本文将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具象化为:1. 对校园组织的认同以及人际信任环境;2. 校园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参与情况;3. 校园生活体验与集体事务参与情况三个层次。以上分析框架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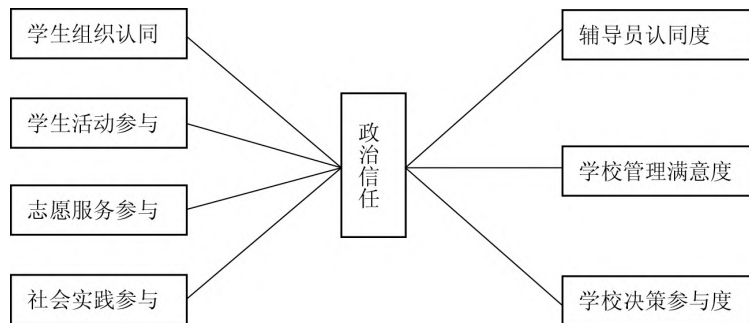


图 1 大学生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 指标设计与数据收集

在政治信任类指标设计方面,首先,在政治制度层面,本次研究将对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进行归纳和简化,避免可能引发疑问的表述,并将其归结为对政治制度的信心和信任问题;其次,在政府部门层面,我国从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盟)、县(旗)、乡镇五级行政序列划分中,每一级政府及其管辖部门、派出机构均属于政府部门。有鉴于此,本次调查中设计了较为直观的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问题,以及对部分核心政府部门信任度的问题;最后,在政府官员层面,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中央政府的具体代表,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指针,而对大学生而言,最有可能接触到的政府官员是家乡的政府工作人员。据此本文分别设计了对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信任度的测量问题。相关指标设计具体如下表1:

表1 政治信任测量指标设计

指标名称	问题描述
政治制度信任	Q1 是否对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充满信心?
	Q2 是否信任我国当前的政治制度?
政府部门信任	Q3 是否认为“中央政府总是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情”?
	Q4 是否认同“家乡的政府总是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情”?
	Q5 对于教育部门、发改委认同度如何?
	Q6 对于公检法部门和军队的认同度如何?
政府官员信任	Q7 是否信任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Q8 是否信任家乡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

在影响因素类指标设计方面,首先,在基本人际信任与组织认同方面,大学生群体的人际信任与组织认同主要来自于同学、辅导员和各种学生组织的接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辅导员群体,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设立高校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接触最为紧密的角色,辅导员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群体,一定程度上是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等相关理念和举措的直接传达者,辅导员本身的形象与公信力直接影响到学校乃至政府相关理念和政策的落实情况,所以笔者认为辅导员群体及相关学生组织作为校园生活中与学生接触最为密切的群体和集体组织,对学生的人际信任^⑭以及组织认同均有着显著影响^⑮,故本文将其纳入测量指标体系;其次,在社交信任(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方面),当代大学生的常见社会实践主要有参与学生活动^⑯、担任志愿者^⑰和参与由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⑱三类。通过参与以上社会实践活动,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可以从中学学习如何适应社会生活,建立良性人际关系,并提升其对集体、社会和权威的认同感^⑲,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诸多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党和政府本身具有

⑭ 陈绍辉:《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三观”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2期:第131—133页。

⑮ Astin A W A. “Achieving Educational Excellen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5, pp134.

⑯ 江荔仙:《社团活动对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作用》,《发展研究》,2006年第6期。

⑰ 卓高生、孔德民、车文君:《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功能理论的实证研究》,《统计观察》,2014年第6期。

⑱ 都基辉,刘晓东,胡智林:《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历程、经验和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1页。

⑲ Putnam, Robert.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001, pp. 41—51.

较强相关性,比如可能是某一治理理念的推广践行、某一惠民工程的协助实施等,很多实践活动可以让大学生亲身体验到学校、政府的运作状况以及某些具体政策的实际成效。因此,本次研究将以上三类活动纳入相应的测量指标体系中;最后,在作为具体政治信任投影的校园生活体验和集体事务参与层面,如前所述,学生对作为社会权威和政治信任对象投影的校园管理方的信任一方面源自校方对校园环境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学生的学习生活体验^②,另一方面则源自对校园重要事项决策和日常管理的参与情况^③。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上两方面指标纳入相应体系。上述指标体系的操作化设计具体如表 2:

表 2 影响因素测量指标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题描述
(基本人际信任) 校园组织认同以及 人际信任关系	辅导员	辅导员是否值得信任? 辅导员能对您的成长能否起到很好的帮助?
	学生组织	是否认同参加学生组织非常锻炼人?
(社交信任) 社会实践活动 参与情况	志愿者	是否认为学生志愿者很值得信任? 是否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社会实践	是否愿意参加暑假/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是否认同社会实践队学生的成长有帮助?
	学生活动	是否认为学校的学生活动非常有吸引力? 是否经常参加各类学生活动?
(具体政治信任) 校园生活体验与 集体事务参与	学校服务	与学生相关的各项事务办理起来是否方便? 学校机关部门对学生服务态度总体而言如何?
	学校决策	是否认同让学生参与相关决策过程很重要? 如果有机会,是否愿参与学校有关学生事宜的决策?

在数据收集方面,本项研究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数据来自全国六所高校的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涉及高校涵盖了我国东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部(暨南大学)、西部(重庆大学)、北部(北京师范大学)、中部(武汉大学),研究样本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我国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任的整体情况。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法进行测度,初步设计完成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系统抽样选取了 200 名大学生开展预调研,覆盖了不同学科的各个专业,经过问题反馈及修正后讨论修订完成最终问卷。随后于 2015 年面向上述六所高校,通过不同年级和学科专业的抽样,随机发放纸质及电子问卷 3 255 份,回收并剔除不完整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 2 747 个,有效率为 84.4%。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首先,本文对政治信任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其中,1~5 分别代表信任程度由“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到“说不清”,再到“较不信任”和“非常不信任”。具体结果如表 3:

② 刘冷:《我国高校管理现状及对策探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第 80—82 页。

③ 凌福林,杨汉华:《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问题分析及应对策略》,《中国成人教育》,2015 年 10 期,第 46—47 页。

表3 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多维度统计分析

指标名称	题项(占比,%)	非常信任	比较信任	说不清	较不信任	非常不信任
政治制度信任	Q1 对制度信心	27.05	53.77	7.61	1.78	9.79
	Q2 对制度信任	13.47	65.45	13.91	1.46	5.72
政府部门信任	Q3 中央政府信任	14.93	56.86	18.67	2.99	6.55
	Q4 地方政府信任	9.32	45.58	29.56	7.46	8.08
	Q5 教育部门/发改委	15.14/16.2	59.08/55.66	16.05/15.25	3.2/2.66	6.52/10.23
	Q6 公检法部门/军队	22.93/34.98	57.99/50.96	10.85/6.63	1.93/1.82	6.30/5.61
政府官员信任	Q7 党和国家领导人	28.72	57.44	8.15	1.27	4.40
	Q8 地方政府官员	8.66	48.56	28.98	5.61	8.19

由表3可知,当前大学生的整体信任程度处于较高水平。首先,大学生对于现行政治制度的支持度较高,展示出了较强的制度自信;其次,在政府信任方面,当前国内政府的差序信任特点在大学生中也的同样存在,即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但总体而言,大学生群体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仍然维系在较高水平上。

随后,为了解各变量的基本参数,并在深入分析前对相关变量进行筛选,本文在控制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对指标中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各项基本统计指标的数值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校园环境因素描述性统计表

	N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学生组织认同	2747	4.396	0.733	1	5	1.470
参与学生活动	2747	3.886	0.875	1	5	1.440
参与志愿服务	2747	4.270	0.756	1	5	1.640
参加社会实践	2747	3.661	1.142	1	5	1.680
辅导员信任	2747	3.791	0.943	1	5	1.750
学校服务满意度	2747	3.315	0.872	1	5	1.450
参与学校决策	2747	4.063	0.891	1	5	1.750

表4中列出本文相关变量的均值与方差,控制变量保持一致,自变量层面,满分为5分制,对学生组织的认同度为4.396,学生活动参与度为3.886,志愿服务参与度为4.270,社会实践参与度为3.661,对辅导员的信任度为3.791,对学校管理服务满意度为3.315,对学校决策参与的认同度为4.063。整体来看,几个自变量测度分值均比较高,仅学校管理服务满意度低于3.5,其他变量均值均在3.5(对应百分制70分)以上。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2,避免了共线性问题,信度和效度可以接受。

随后,笔者对各项指标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如表5所显示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模型避免了相关性,进一步支持了模型有效性。最后,本文用Stata软件对所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Ordered Logit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 5 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政治信任	1							
2 学生组织	0.358***	1						
3 学生活动	0.301***	0.445***	1					
4 志愿者	0.298***	0.349***	0.335***	1				
5 社会实践	0.308***	0.376***	0.349***	0.581***	1			
6 辅导员	0.512***	0.394***	0.350***	0.311***	0.322***	1		
7 学校服务	0.431***	0.318***	0.309***	0.248***	0.248***	0.449***	1	
8 学校决策	0.466***	0.380***	0.339***	0.399***	0.396***	0.570***	0.414***	1

表 6 模型回归分析检验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性别	0.027 (0.027)	0.050* (0.026)	0.028 (0.027)	0.055** (0.027)	0.057** (0.027)	-0.016 (0.025)	0.004 (0.026)	0.054** (0.025)	0.021 (0.024)
年级	-0.027*** (0.010)	-0.021** (0.010)	-0.012 (0.010)	-0.014 (0.010)	-0.016 (0.010)	-0.013 (0.009)	-0.023** (0.010)	-0.010 (0.009)	-0.003 (0.009)
专业	0.104*** (0.033)	0.087*** (0.031)	0.100*** (0.031)	0.102*** (0.031)	0.097*** (0.031)	0.105*** (0.029)	0.094*** (0.030)	0.094*** (0.030)	0.089*** (0.028)
党员	0.491*** (0.065)	0.443*** (0.062)	0.465*** (0.063)	0.415*** (0.063)	0.388*** (0.063)	0.321*** (0.058)	0.331*** (0.061)	0.332*** (0.059)	0.221*** (0.056)
团员	0.332*** (0.056)	0.300*** (0.053)	0.325*** (0.054)	0.265*** (0.055)	0.244*** (0.055)	0.209*** (0.050)	0.231*** (0.053)	0.195*** (0.052)	0.134*** (0.048)
学生干部	0.146*** (0.031)	0.081*** (0.030)	0.062** (0.031)	0.117*** (0.030)	0.116*** (0.030)	0.055** (0.028)	0.039 (0.030)	0.084*** (0.029)	-0.016 (0.027)
宗教	0.059 (0.059)	0.075 (0.056)	0.078 (0.057)	0.072 (0.057)	0.067 (0.057)	0.009 (0.053)	0.037 (0.055)	0.004 (0.054)	0.013 (0.050)
个人满意度	0.251*** (0.016)	0.202*** (0.016)	0.210*** (0.016)	0.226*** (0.016)	0.220*** (0.016)	0.172*** (0.015)	0.173*** (0.016)	0.186*** (0.015)	0.119*** (0.015)
学校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学生组织		0.267*** (0.016)							0.082*** (0.016)
学生活动			0.213*** (0.015)						0.031** (0.015)
志愿者				0.237*** (0.017)					0.034* (0.019)
社会实践					0.237*** (0.017)				0.042** (0.018)
辅导员						0.417*** (0.016)			0.221*** (0.019)
学校服务							0.387*** (0.020)		0.174*** (0.020)
学校决策								0.433*** (0.018)	0.163*** (0.022)
常数项	2.315*** (0.086)	1.449*** (0.096)	1.661*** (0.096)	1.441*** (0.105)	1.469*** (0.102)	1.255*** (0.087)	1.468*** (0.092)	0.900*** (0.099)	0.203* (0.105)
N	2747	2747	2747	2747	2747	2747	2747	2747	2747
R ²	0.162	0.243	0.218	0.215	0.220	0.329	0.263	0.303	0.400
adj. R ²	0.158	0.239	0.214	0.211	0.216	0.326	0.259	0.299	0.395
F	40.750	62.653	54.374	53.598	54.983	95.767	69.643	84.644	90.69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如表6所示,在基本人际信任方面,对应的学生组织认同度指标和辅导员信任度指标(模型2和模型6)的相关系数均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p < 0.01$);同时,在引入诸如参与学生活动、志愿者服务和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指标(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的情况下,相关指标与学生的政治信任同样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p < 0.01$);而当引入“校园管理服务满意度”(模型7)和“学校决策参与度”(模型8)等与校园政治信任相对应的指标时,分析结果仍然在统计层面具有显著性($p < 0.01$)。

综上所述,对应基本人际信任的校园组织认同与人际信任环境、对应社交信任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对应具体政治信任的校园管理质量和决策参与三方面指标普遍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加强辅导员与学生的良性互动,鼓励学生参与积极学生组织、校园活动、志愿服务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学生参与校园中关乎自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治理提供渠道,均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程度。

五、结 论

大学环境对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处于成形阶段的大学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和青年学生座谈时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②青年大学生的人生底色形成,包括道德品质、政治价值、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起到塑造和砥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来,不论是校园生活中与老师、同学等的基本人际信任关系和对各种学生组织的认同,还是参与各种校园活动、充当志愿者或者在社会实践中加深对祖国国情和社会现实的认识,或者是身处良好的校园环境中,并参与各项学校决策与管理活动,都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程度。换言之,想要有效加强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严于律己,为学生在价值观念和为人处世方面做出表率的同时,关心学生的心理动向和成长发展,扮演好师长的角色;而且需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各种校园和社会实践中去,在与他人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和了解社会,形成较为健全的价值观念和良性人际关系,为提升学生们的政治信任创造必要条件。此外通过为学生创造理想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引导学生参与和校园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与日常管理活动,也有助增进学生对校园管理团队和社会权威的认同。

总而言之,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既需要思政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也要为学生创造理想的客观环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着眼于学校层面的研究,相关研究变量的设计主要立足于学校层面。但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是多个层面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学校层面之外,还包括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反腐倡廉建设、政府信息公开等宏观政治与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等。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培育、维系与修复是个体、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②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_2.htm

Empirical Research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Analysis of University-Related Factor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FANG Xi¹, WANG Kui-ming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2. China Institute of Urban Governa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t a crucial stag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ly when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are obtained can the purpo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 achieved. A nationwide survey indicates that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as a whole is of high standard, i. e. , showing strong confidenc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analysis of the university level research, three factors, i. e. , recognition of the university's political system and behavior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articipation in campus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degree of involve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university management directly influenc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Therefor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by building up their recognition of the university's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on and off campus, improving their study and living conditions on campus, and involving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s day-to-day management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its major ev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influencing factors; empir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黄谷香)